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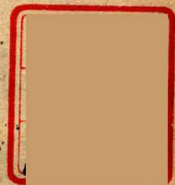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理嘉圖

劉秉麟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理 嘉 圖

劉秉麟著

百 科 小 叢 書

種十一

理嘉圖

著麟秉劉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者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DAVID RICARDO

By

LIU PING L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理嘉圖

目次

第一章	理嘉圖之經濟上根本觀念及其學說之背景與影響·····	一
第二章	理嘉圖之哲學上根據和自由主義的關係·····	一六
第三章	理嘉圖之經濟上公例和社會主義的關係·····	二七
第四章	理嘉圖之行狀及其著作·····	四五

理嘉圖

第一章 理嘉圖之經濟上根本觀念及其學說之背景與

影響

在十九世紀起始時，英倫經濟社會中，時有經濟學者與一般人士之苦口爭論，結果以經濟學者本身之變化，而告一段落。但此種變化，既非受道德家嚴厲非難之影響，亦非因敦品不高者，身受一種不可言之痛苦所致。舉凡過去與現在之熱情的攻擊，以及政府報告上之官家所公佈，有不能收效者，終以知識階級之冷靜態度的批評，而空氣爲之一變。人類感情上，每有一種極自然極單簡的憐憫心，而同時又有一種惡孽，專與這種心理相抗。六十年來，對於這種惡孽，起而攻擊之者，不知凡幾，到後來始有理嘉圖之同樣的攻擊，并斥之爲知識上欺騙者。頑固不化之反對工人觀念，至此

說出，而後一般大學教授，始肯改變而容納之。

但是這種觀念，能十分透澈者，實在沒有幾人。若要代牠取一個相當的名字，只好叫牠『理嘉圖之經濟學』，因為牠給這種科學，一特別形式：一面與嚴密之反對者相奮鬪，而他一面又傳播一種非常之影響，於英倫思想上，和英倫政治上。

在他以前的經濟著作，從來沒有一本，能够惹起這樣轟轟烈烈的知識上之痛貶，和道德上之責備，如理嘉圖之經濟學及租稅論（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者；也從來沒有一本，能即刻得到權勢，超越於一般優秀人士之上者，縱亞丹斯密之原富，亦覺不能如此之速。痛貶和責備之證據，可就大多數經濟學者與道德家之反對論中覓之。即刻取得權勢之證據，可就後來之辯論聲中考之，似乎較有價值。托倫（Colonel Torrens）者，經濟學者中之勇敢而富於獨立性者，他承認理嘉圖到一八四四年，還是他的最大的師傅。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到一八三〇年寫書時，尚說他的新著之出版，即證明理嘉圖舊著之不死。經過許多年而後，奧斯丁（Charles Austin）以為除一二例外而外，理嘉圖之大著作，似乎無修改之必要。德浸遜

(De Quincey) 於第一次讀完理嘉圖著作後，以此爲新科學之表露。在他所著的一個鴉片煙嗜好者之懺悔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一書中，他說：『在十九世紀之中，此種精深之著作，曾一見乎？亦可能乎？我以爲就英倫而觀，思想似停頓。試問今日有一英人，未曾經高深研究院之洗染，并曾受上議院和商人之攻擊，而能有所成就，獨立成一家言，使歐洲之各大學，與一世紀之思潮，均隨之而轉，至今雖欲爲之增加毫釐，亦有所苦而不能者否？其他作者，似均爲此過重之材料與事實所壓倒，所軋碎。理嘉圖實能明白其自來，從因推果，而演出這種公例，放第一次之光明，於此種成堆之材料上，并搜集各種議論，組成一有規則之科學，使之毅然特立於永不可湮滅之根基上。』不僅屬於理嘉圖學派中之會員，與文學上之哲學家，如德浸遜者，盡情地稱讚，卽保守黨之黨員，經濟學派中之舊式仇敵，亦均加入稱讚之列。羅次 (Christopher North) 在 Blackwood's Magazine 雜誌中，頌揚亞丹斯密時，置理嘉圖於亞丹斯密之上。

對於理嘉圖這樣的恭維，與那樣的貶謫，自我們看來，似乎希奇得很。深深的反對，一味的推崇，似乎均不可解。爲什麼一本這樣抽象的中立的著作，又未嘗沖滿感情作用，如原富一樣；又未嘗利

用辯才，去非難別人，告誡別人；其結論亦并不深刻；而能鼓動道德上之憎惡，致不相融洽。或者即因為抽象，即因為中立，即因為把人類的生活，除經濟而外都排開，認作一種孤立的。雖作者無心，但看上去，就好像完全根據這一點，作為社會生活之哲理上基礎。這種孤立的主張，人為的強分法，即作者根據之，以解釋經濟上一切事實，而結果引出許多極有價值之批評來。其經濟學公例上之道德方面弱點，與價值論中之謬誤，或皆因為這種原因而發生。

以外尚有令我們疑惑的，就是為什麼一本這樣缺乏同情，與觀察不周，甚至文體亦不十分卓絕的書，而能引起大多數人的趣味，並認為人類生活上之救星。為什麼一本這樣專搜集零篇與批評，亂七八糟，湊合起來的書，而能在特別時代，支配一般有名之人的心理，使之誠服。我想這種問題的答案，無論如何，是不會完全的，是不能十分滿意的。以我們今日的觀察，或者因為牠邏輯上權力之驚人，與其辯論之次序，無疵可擊。其系統上之強點，不在其前題之真確，而在能自圓其說。以這種邏輯上之不容易打破，結果遂使理嘉圖之著作。即時得到一種大勢力。近來談到理嘉圖者，每以之與斯賓魯沙（Spinoza）相比較。斯賓魯沙之所擅長者，亦即理嘉圖之所擅長，我們若承認其前

題，勢必承認其全體。最奇怪者，就是理嘉圖之辯論，如此之嚴密，如此之銳厲，而其前題如此之放鬆，如此之不實在，適與其辯論相反。

若是我們想要解釋詳細，則我們之觀察點，似乎應再進一層。凡歡迎理嘉圖，并稱讚之者，並不限於一階級或一學派之人；但是他著作的勢力，實因為事實上，他的精神和他的方法，能與當時思想家心理上之習慣相融洽。我們可以老實說，理嘉圖實他們的弟子。這話不是瞎造的，可以舉出一個證據來。邊沁（Bentham）有言：『我是結孟穆勒（James Mill）之精神上父親，結孟穆勒是理嘉圖之精神上父親，所以我是理嘉圖之精神上祖父。』這話實一點不錯，結孟穆勒所影響於理嘉圖者實大，不過理嘉圖只在經濟學上，可稱為結孟穆勒之弟子，而結孟穆勒實理嘉圖各事之師。以結孟穆勒之鼓勵，雖理嘉圖之自信心薄，結果能集成此一代之名著。理嘉圖之入議院也，亦因結孟穆勒之忠諫，蓋明知其人，口才更較著述能令人悅服，而且明白。理嘉圖在國會中之演說詞，即根據其著作上之原理。

理嘉圖在國會內，雖僅四年，但把關於經濟事實上之觀念，完全更革一下。自他死後數月，有一

作者說：『在他最短之國會生活期中，下院內最顯著之變化，表現於口頭上者，即經濟上種種問題。』其國會內著名之弟子久涉休孟（Joseph Hume）有言：『凡此經濟問題之能引人注意，皆此非常之人所貢獻；其死也，實爲國家一大損失，以他對於經濟學各部份之完全明瞭，所以能放一線之光明於此問題上，而此種幫助，實有莫大之價值。』威日密士特評論報之主筆亦有言：『在一八一八年以前，經濟學之名目，不過少數哲學家口中的談料，至於立法方面，除暗中能與原理相符合而外，事實上始終未顧到。』

除邊沁之政治學說的勢力，與理嘉圖親自出席於國會而外，我們尙可就當時環境中，尋出他的著作，得到這樣大的效力之原因來。他所處之時代，實經濟上革命，與經濟上之無政府時代。實業上現象之複雜，實縈惑一般人士之頭腦中，而無清理之道。亞丹斯密於各重要問題，爲國會委員會內所討論，例如地租，利息，工錢，價格之關係等，并未大放光明。亞丹斯密明白白說道，地租，利息，工錢爲價格之源泉。但始終沒有一人，鑽到藍本書之堆中，犧牲數年之光陰，從實業方面之事實上，加以考察，并提出一個意見，以解決這類的問題。一般尋常之商人，自然目爲之眩，而無法以觀察。他們

以爲自全體看來，工錢之漲落，即價格漲落之原因；但他們亦不能解釋明白，而且亦不能確定。若委員會中，有一人問道，貨物價格之低落，常常因工錢低落在先乎？其工廠主人方面之回答，每每指出兩道：有價格低落在先，因之而減少工錢者；亦有因工錢之減少，價格隨而低落者。換言之，即無確實之答覆。

以人民困苦於此種黑暗之中，而理嘉圖之著作，能以極清晰之回答，以解決此一時之煩難，所以一時視爲天啟之聖書。但理嘉圖之解決法，即貨物之價格，定於生產之成本，而以人工估計之；所謂地租，爲價格的結果，而非價格的原因。這種的解決法，乃出之於幾個大膽的推定，爲他以前的經濟學者所辦不到的。亞丹斯密生於工業革命之先；理嘉圖正生於工業革命之時期，凡所推定，均爲亞丹斯密所遇見不到，因爲與彼所處之世界，其現象皆不相同。在彼所處之時代，處處均拘於限制，很難覺到工業上之運動，如理嘉圖時所見者。延長不息之競爭，人類與貨物之極速的轉來轉去，結果遂使理嘉圖辯論中之前題，成爲當時工業世界實在情形之寫照，但不免誇大過實。汽機紡紗機等，把人民生活現象，從根本上變動。社團法及學徒條例，爲十八世紀所苦者，當時幾一掃而盡。以

彰明較著之大多數人之運動，爲彼所親見，以急流直下之關於實業上之放任潮流，爲彼所親遇；所以他造出純粹競爭之假定說，以爲全書辯論上之根據。這種假定說，正當時混沌現象下之妙藥，自他同時一般人士之目光看來，不啻天賜之新福音。但這種假定說，亦以錯解之故，弄出種種之意識上大錯誤，卽一面使經濟學本身上，留一不可磨滅之瑕疵，而他一面使許多經濟學者，時時走到一錯路上。

理嘉圖自己，實不知道假定說中之所推定者，其關係如此之大。最奇怪者，就是他自己邏輯方法上之性質，亦不自覺。據後來白芝浩（Bagehot）所指出者觀之，他所講到之人與物，認爲真實者，而事實上皆根據於一種抽象的。關於純粹競爭之假定，他尙只有一個推定。其他之假定，如私產，如人工移動，如工錢利息，就他的著作從頭至尾看來，并沒有一前後相關照相承認之線索。以理嘉圖對於他的方法上之性質，始終不自覺，所以他的著作之範圍與效力，亦永不能視爲真實。他的意旨，在研究幾個事實問題，爲當時人士所認爲困苦不易解決者。他所成就，卽造出一完全之抽象的科學，所謂演繹經濟學是。其中影響於彼最深，并能使彼探定這種純粹抽象之方法，與知識上取得

這種權勢，當以結孟穆勒爲中堅之一。演繹之方法，抽象之分析，實爲這一派思想家所秉承，亦即彼與邊沁、穆勒，因此而聯成一氣者。適用歸納法與堅持邊沁、奧斯丁之學說如梅恩（H. Maine）者，其批評理嘉圖，亦與吾人具同一之觀念。

除上述各種影響而外，演繹法之運用，實與理嘉圖之心理，根本相脗合。單就他著作中所表現，處處適用邏輯之地方而觀，已足證明這點之真確。況加之這種相同之趨勢，尙可就他早年之愛習算學，與得意於交易所時之現象下考求之。以他幼年時所受之教育不完全，因之他著作中之形式與佈置，亦隨之有表現不完美之處。理嘉圖始終對於他所設定之前題之性質，未嘗反照過。他驚人之頭腦，集中於辯論一方面者，從不一回想辯論中所包括之世界，乃一設定之世界，其虛無縹緲，正等於海中之仙島，可想像而不可實現。質而言之，即此世界上之人，只專門知道尋覓金銀，剝去人類其他各種嗜好，專從事於耕掘紡織，盡其心力，以謀經濟方面之活動，所謂經濟人者是。

以邏輯上之精工雕琢，遂使此空中樓閣，一變而成真實世界之寫照。不僅此生性仁厚之理嘉圖，本人從未想到。或問道，他著作中之世界，是否即他本身所處之世界。乃結果即由此設想的空造

的前題中，不知不覺，造出許多公例。公例之適用，照理應專限諸此著作中之世界，即彼所自造，以謀分析上之便利者，乃不幸推廣到這個複雜真實之世界，即彼所處者。更不幸而這種誤會，為彼後起者所擁護，對於彼之學說之傳述，亦不能了解，遂致鑄成一大錯。他的極苦心極明白之描畫，以及各種不易解決問題之武斷的解決，結果雖以各方面之攻擊，而彼遂固執而不移。好像代吾人所處之世界，加一假面具於其上，而遮蓋其本來真面目。

我們不能以理嘉圖之影響，曾經戰勝當時之人士，遂謂經濟學者中，完全承認其形式與系統，而毫無駁難之處。繼續不斷之反抗，在經濟學研究中，為理嘉圖平生之勁敵者，有馬日薩斯（Marx）。當大英百科全書編定時，拉爾爾（Napier）擬搜集理嘉圖之著作，貢獻進去，馬日薩斯曾有一緘致他，說道：『我懺悔與你聽，我想你們搜羅我平生最好之朋友理嘉圖學說，於大英百科全書之內一層，同時要知道這種學說，還未成熟，還在考慮中。我對於這一點，每因思想愈密，愈覺其中不妥當，有難於成立之處。』此是第一緘。第二緘說得更明白：『你所舉出之一條目，如經濟學，我也想到，是很要緊的，但是自我看來，在這個時候，沒有一人，能不偏不倚，做一番最公平的事業。我也完

全知道馬可那克（MacCulloch）與穆勒二君之功蹟，並對於他們二人之敬仰。但是我有一種意見，即經過長時間之思索，而後他們二人所探定之學理，實不能站起來，供吾人經驗上之試驗。此中僅抱定一面之見解，如法蘭西經濟學者之系統是。正如那種學派一樣，陷死許多聰明之士，於其旋渦中，使之對於事實上之試驗，不能維持，不能成立；而與這種相反之學說，雖不免混雜與恍惚；但比較公道，而且以根據之原因，皆事實上之所有，非憑空假定者。』（見Macvey Napier's Correspondence）

在這幾句話中，即理嘉圖著作第一版發行後之第四年發現者，我們可以說這是後五十年，英倫經濟學上之預言，而且非常的確。但馬日薩斯之反對理嘉圖，在英倫恍惚是單獨的，馬可那克即不相和協之一，因馬日薩斯之指摘，亦曾致緘拉爾，他說：『我想第一版之補遺中，搜羅此經濟上新學理於其內，亦可得相當之信用，雖以馬日薩斯之意見，我可以加之以更正。百科全書中，似不應專據四十五年前斯學之觀念，應當爲之增進，并擴展其範圍。馬日薩斯謂新學說尚在考慮中，此語亦有可議之點。若尚在考慮中，何以他對於理嘉圖之地租說，爲全體最重要之一部份者，又如此之

傾服，并完全承認之。至於地租說以外之其餘各部份，皆托倫（Torrens）穆勒（Mill）托克（Tooke）以及國內第一流經濟學者之所贊同者。（見上引同書中）

以馬可那克之謙遜，并加之以熱誠，因之這種武斷的主張，人亦不覺其武斷。他曾對拉爾說過：『我亦自信，我有時太過於偏愛，而且以極熱誠，極堅執之態度，去擁護；但你不能以過去七年之事實，來歸罪於我。』在此信投遞之前七年內，馬可那克實鼓吹此新學說，於少年自由黨之政治家耳中。相當他寫信時候，馬替魯（Miss Martineau）尙鼓勵一般失意之政客，爲理嘉圖學說之活動。全世界幾爲理嘉圖之經濟學所說服。馬日薩斯與其後起之甲恩斯（R. Jones），幾無人稱道。

理嘉圖之學說系統，既得此無涯之權勢，其後起之重要人物，亦未嘗爲之大加擴展，并均承認其所標定之範圍。若是理嘉圖本身，對於其邏輯上所用之方法，并不覺得有不妥之處，則彼之重要弟子所能爲者，亦自有限。穆勒與沈理爾（Senior）亦均對於此抽象之科學，採相同之性質，其設定之前題，亦因結論之真確而真確。穆勒在彼一八四三年出版之邏輯一書中，及以前所編一八四

四年始出版之經濟學方法一書中，申明理嘉圖所用之方法，爲極明白，而無可非難者。但穆勒與沈理爾二人之所應爲，不在單單指出理嘉圖所作之假定說，與其結論，而在應將此種假定說，是否與真正的工業世界方面之所觀察者相符合，并試一試根據這種知識，在真實之世界上，標出幾個價格公例，利息公例，和其他公例來。

這樣的工作，始終未曾試辦過。若是穆勒與沈理爾，能將自己從理嘉圖之勢力下，完全解放，則今日英倫之經濟學史，必完全兩樣。繼續不斷之誤會與仇視，或者可以免，有幾個大問題，或者有近於解決之望。但不幸此處所說，全成泡影。理嘉圖煌煌赫赫之演繹法，把吾人今日所主張之觀察法，毀滅殆盡。極明白之方法，極單簡之解決，盡他們的本能，以從事於此。沈理爾有言：『經濟學者，乃從事實外獨立，非把所有的事實，盡吞進去之謂。』穆勒明明白白知道經濟學上之反對者，根源於理嘉圖派之顯著的不承認事實使然，所以他亦曾談到此。這種橫掃而空的表示，迷人於暗中者，勢將造成一印象，貽經濟學以大大不利，即恍惚責備之，與事實上證據不符者。他以習慣上遺來之方法，奉仰太深，對於此種事實上之信心，不能見到底，所以他雖知道事實上之各種現象，未曾包括之於理